

文学聚光灯

巴金，对世界深沉的爱与思索

嘉宾:陈思和(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) 周立民(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) 主持人:王雪瑛(本报记者)

“文学给我们带来希望，带来勇气，带来力量，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。”“写作真有所谓秘诀的话，那就是把心交给读者。”质朴的话语传递着诚挚的心声，他的作品让一代代读者携着文学之光，不畏黑暗和风雨勇毅前行。今年是巴金诞辰120周年，他的人生和文学创作标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度。巴金与时代，巴金与文学，巴金与读者为我们展开了广阔的话题。作为一位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，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。

今年10月17日，巴老离开我们19年了，他对世界深沉的爱与思索，他的文学始终紧贴着祖国和人民，散发着光与热。本期与巴金研究专家一起，重温巴金的作品与话语，让我们在当下语境中体会文学的永恒魅力，他深入的思想探索与真挚的文学情怀，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实践，提供了引导、经验与心灵滋养。

像北斗星照耀与春风化雨的润泽感

王雪瑛：巴金先生坦言，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，从他创作的《家》《春》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，到《憩园》《寒夜》《随想录》等重要作品，他的文学作品发时代之先声，关注青年在历史变局中勇敢冲破桎梏的成长之路，控诉、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，探寻个体生命的发展，民族面向光明的前路。他的文学创作从社会状况和现实人生出发，立精神支柱、建精神家园，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在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探索中留下深刻印记，请说说巴金文学创作的特色，文学语言的魅力。

周立民：巴金先生是一位创作时间长、作品丰富的作家，无论怎么概括他的创作特色都难免有“以偏概全”之嫌。只能说以下几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：他是一位有信仰的作家，他的作品充满着信念的力量，这些信念代表着人类追求的价值；他的作品有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特质，给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提升。巴金的创作总能抓住时代的社会关注的焦点，并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，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“反封建”，五十年代的“热情的赞歌”，新时期的“讲真话”，从社会反响上看，他作品的核心话题都引起强烈的社会共振，产生长久的社会影响。巴金说，他写作如同生活，他倾注了深深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，这情感如同激流冲刷着读者的心，也构成他作品强烈的抒情气质和独特的语言魅力。他不是封闭型写作的作家，他始终是以开放姿态与读者、与世界、与时代交流，作品中有倾诉欲，也有“对话”感，这些注定了他的语言表达明白、自然、流畅又有感染力。

陈思和：巴老在晚年克服严重疾病折磨，亲手编辑出版了26卷的创作全集和10卷的翻译全集，总字数在1500万字以上。这两套大书可以反映巴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成就与贡献。巴老一直把创作看作他安身立命之本，从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里，我们可以感到他的丰富情感，看到他的认真思索。

王雪瑛：“我要写，我要奋笔写下去。”巴老以持久不懈的写作为我们留下了有思想、有温度、有魅力的文学作品。请说说他在你们心中鲜活的形象。

陈思和：1982年，我与李辉第一次走进巴金先生居住的武康路113号的客厅，他从楼上慢慢走下来，步履沉重缓慢，但非常有力。那天他在感冒，还发烧，其间有医生进来为他打针，但他还是热情地接见了两个年轻、冒昧去打扰的大学生。我至今还记得内心的惶恐。后来我留在复旦大学工作，因为研究巴金，我会去他家请教，他常常坐在客厅靠近阳台的一张小板桌……再后来，我只能到医院去看望他，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我有点听不清他的话，常常是小林做翻译……从1982年到2005



今年10月17日，巴老离开我们19年了，他对世界深沉的爱与思索，他的文学始终紧贴着祖国和人民，散发着光与热。图为巴金故居。(巴金故居供图)

年，是巴金先生从78岁到101岁的晚年阶段，而我则是从28岁到51岁的中年阶段，我的思想、行为受到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巴金像一颗北斗星远远地照耀着我，鼓励着我，直到今天。

我与巴金先生的交往中，一般都是我提出问题，有时是事先写信告知问题，或者是向他汇报一些事情，然后他回答我。有些事让我印象深刻，一次是他还在写《随想录》的过程中，他告诉我，写作时，右手握笔，却颤抖着，无法把字写到纸上，他心里着急，只得用左手去推动右手，帮助右手一笔一画地写出字来。他一边说，还一边做着动作，我想这时候他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。巴金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，内心也澎湃着青春的激情，但日益衰老的身体却与他的心渐渐分离，不再听他的指挥，但他在病榻上也不忘写作，直到完全无法工作。他的一生都在努力奋斗，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斗争，与阻碍社会进步的各种旧势力斗争，垂垂老矣，还跟自己身上的疾病作斗争……这是一个完美的人格，一个大写的人。

周立民：在学习巴老的作品和在巴金故居的具体工作中，我有各种各样的感触：一方面是他跟我们一样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他的朴实无华的性格也会不断加深这种印象。另一方面，在精神境界上，我又感到自己与巴老的巨大差距，这差距还不是指那些惊天动地的成就、贡献，仅从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和待人接物上，比如，来家里做客的每一位客人，他都要送到大门口，直到他实在走不动了，这是他的待客之道。他令人感动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太多了，那么多日常生活中的“一件小事”，巴老能够做到，我未能做到。对于理想、信仰，我们想过如何将它们日常化、生活

化吗？巴金那一辈人中有许多就是将它们贯彻在日常生活里，接人待物中，不喊口号，不唱高调，埋头做事，让很神圣的事物不神秘，而有一种春风化雨的润泽感。

王雪瑛：经典总能穿越历史的烟云，打动不同时代读者的心灵。巴金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经典作品。作为巴金研究的专家，你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重读过巴金的什么作品，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和感受？阅读和研究巴金的作品，对你们的人生和文学研究有怎样的影响？

陈思和：我14岁左右，阅读了巴金的小小说《憩园》，从书里第一次读到了爱的力量，人性的悲悯，关于同情和忏悔，还有我内心对父亲的怀念。这些感受都是我后来才渐渐理解的，当年就是一种原始的感动。1978年初，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，就到图书馆把巴金的书都读了，当时读的是《巴金文集》十四卷。后来与李辉一起研究巴金，又重新阅读巴金著作的各种初版本，还有许多没有编入文集的译作和单篇文章。伴随我几十年成长道路的最重要的著作是《随想录》，这是一本与时代同步的书，熔铸了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各种记忆和人生体会，我想这种记忆在以后的岁月中，会一再浮现于我的脑海。《随想录》不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时代同步，到现在仍然与时代同在。

周立民：说到读巴老的作品，我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因为我的工作和研究，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重读、反复读他的作品。早在我的少年时代就读了他的作品，上初三时，就读完大部分的《随想录》，感受到他那颗火热的、坦诚的心，在他的作品和世界中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心里话，存放了自己的情感。这是伴着我成长、对我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书。特别是在高

中时期，学习的压力十分繁重，《随想录》成为伴随着我的良师益友。《随想录》对我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，而是一部贮满了情感记忆的书。而现在人到中年重读巴金先生的作品，带给我的理性思考可能更强。比如近年来多次重读《家》，除人物命运之外，我更关心巴金那一代人所提出来的历史课题，今天我们该如何继承五四精神遗产？读《随想录》，现实感触就更深，比如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究竟需不需要有认真的自我反省精神？这些课题不当作纯粹的“学术问题”，而是与我们相关的人生问题时，巴金作品的生命力就不难体会到了。

勉励帮助青年作家让大学生生不息

王雪瑛：“他用作家真诚的、热烈的心指引读者走生活的道路。他从不向读者装腔作势，讲空话、假话。在他的每篇作品中我都看到作家的艺术的良心，他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。”巴金先生以鲁迅先生为榜样，勉励当代作家真诚面对创作和读者。“把心交给读者”，“讲真话”也是他一生自勉和践行的核心，“他的言传身教引导着我们以真诚的态度，真挚的情感投入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。”

周立民：《家》中的高觉新不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，觉慧他们读过的《新青年》他都读过，道理他也都懂，然而，每当面临抉择时，他都是双手一摊，“我有什么办法呢”“我只好这样做”。其实道理易懂，难的是当我们需要作出抉择时，我们会不会站在鲁迅和巴金这一边，站在他们给我们教育的这一边？巴老提出“说真话”，他也要求自己做到“言行一致”。所以，他的晚年是很吃力地在前行、探索，我们今天要学习像他那样坚持、坚韧和坚强。

59场演出近10万人次观演，约有16%的观众选择“跨城观演”

难说再见！38年“魅影”在沪又破票房纪录



英文原版音乐剧《剧院魅影》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分享会。(文广演艺供图)

■本报记者 邢晓芳 姜方

从烈日盛夏到秋意渐浓，刚刚迎来38岁生日的英文原版音乐剧《剧院魅影》于日前在上海大剧院挥别申城观众，继续踏上巡演之路。上海站59场演出实现100%上座率，创下8000万票房，97031人次观众入场观剧，持续领跑中国音乐剧市场。两代英文“魅影”主演与中文版“魅影”，还有大批新老剧迷，在台前幕后“难说再见”，只因《剧院魅影》在上海留下太多珍贵记忆。

与上海有着整整20年渊源的《剧院魅影》，见证了中国音乐剧市场从起步到日臻成熟，也陪伴了数代国内音乐剧观众的成长。首演当晚，两代“小C”玛妮·拉布和格雷丝·罗伯茨携手唱响“想起我(think of me)”，恍若时光倒流；“熊叔”约翰·欧文-琼斯悄然现身后台，与“魅影”乔纳森·洛斯基夫同框；而中文版《剧院魅影》的多位演员出现在观众席，签售会上观众队伍里递来的二十年前的节目册则让玛妮·拉布感动不已……“魅影”与上海这座城市不断上演的故事，不仅映射出上海文化敢于弄潮的勇气，也让世界看见上海这片文化沃土，吸引着全球标杆性的演艺项目纷至沓来。而越来越多如“魅影

迷”这样高素养的观众，则让更多海外团队愿意来、还想来、留下来。

“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”照进现实

作为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文艺生活新方式，音乐剧不仅是演出市场的“硬通货”，也是文旅融合的新增“流量池”。

数据显示，上海站59场演出实现100%上座率，部分增设加座场次也几近秒光。在观演人群中，约有16%的观众选择“跨城观演”，其中有1%的观众来自境外。“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”已逐渐照进现实。而《剧院魅影》的观众黏性也让这一带效应得到放大，通过现场问卷调查，有94%的观众给出了4星以上的好评，并有近5成的观众表示“会再次购票观看”，进一步延长了观众在地消费的时长。问卷调查还显示，近85%的观众有观看音乐剧的习惯，为演出产品消费的平均票价超500元，每季度都会观看演出的观众高达88%。这些数据也再次印证音乐剧市场对撬动地方文旅消费的强大作用。

在微博、小红书和抖音这些社交媒体上，看“魅影”则成为外地游客打卡上海的一部

分，而剧中演员也都纷纷利用休息时间，随时来一场“city不city”的城市微旅行，并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与粉丝分享城中收获。比如玛妮·拉布对豫园和静安寺记忆尤深，而格雷丝则偏爱外滩漫步的惬意，对美食情有独钟的乔纳森学会了如何在手机上找寻人气餐厅……现象级热剧正成为更多人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纽带，走出灯火通明的大剧院，是夜上海的人声鼎沸和永不落幕的烟火气，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定制自己的“狂欢夜”。

以“城”相约，全球好戏上海见

原版音乐剧《剧院魅影》在告别上海之后，下一站将转场苏州，继续为观众带去旷世经典的现场震撼。而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打造的驻演品牌“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！”中的首批项目也将随之进入倒计时。

围绕都市演艺、文旅演艺、沉浸式演艺三大模式，明年将有音乐剧《SIX》、沉浸式音乐秀《英雄联盟：双城之战》、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等陆续登台。其中，热门音乐剧《SIX》将成为美琪大戏院全新修缮后的开幕大戏。